

儿时的乡村腊月

□汪志

腊月又到了！儿时生活在乡村，最盼的就是腊月了，因为腊月父母就给我们做过过年穿的新衣服了，领我们去城里买过年好吃的东西，买家里、门上张贴的年画，买过年放的鞭炮……而我们呢，也放寒假了，可以尽情地玩耍，一天天企盼着年的到来，乡村的腊月处处弥漫着年味……

进入腊月后，父亲开始清理猪、牛、羊圈了，再将家里的简易厕所也清理干净，将里面的肥料全部运到冬眠的田野，开始为土地准备“年货”了，企盼来年一个好收成。

最忙碌的是母亲，开始清洗家里的衣服和被子，家里人口多，将全家人的衣服和被子清洗一遍需要好几天时间，母亲不怕冬日的寒冷，池塘边一直流动着她的身影，而房前屋后到处晾晒着五颜六色的衣被……

儿时最爱吃母亲做的腊八粥。每年进入腊月后，母亲就开始准备做腊八粥的各种原料，腊月初八那天一大早，母亲就早早将一大锅腊八粥做好，于是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这美味佳肴。腊八粥味道鲜美，入口香甜，回味无穷，吃了这碗还想吃下碗。母亲对我们说，初八这天，吃了腊八粥一年到头肚子都不疼，也不拉肚子，所以这一天，我们

都要将锅里的腊八粥吃个底朝天。

最高兴的还是做过过年穿的新衣裳。一进入腊月，母亲就领着我们来到村上的裁缝家，给我们量做新衣，或领我们到镇里、县城里，每人至少买一件新衣服。

儿时的农村生活清贫，平时都是吃糠咽菜，肉食荤菜很少见。一到腊月，家里饲养的牲畜开始宰杀了，尤其是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，首先宰杀的是家里饲养的大肥猪，然后是鸡鸭，紧接着自家加工豆腐、油炸素丸子。宰杀后的猪肉除少量送给一些没有饲养猪的亲戚和左邻右舍外，大部分腌成咸肉，待过年后

再慢慢吃，而另一部分新鲜猪肉则留着过年吃，从宰猪的这一天起，我们的饮食每天都有“油水”了。

村子里有好几处公共鱼塘，里面都饲养着各种鱼，平时端午节、中秋节，村里都要组织人用渔网捕获一些大鱼，一家分几条吃。而到了腊月，村里就将这些鱼塘抽干，将鱼塘的鱼全部捕捉上来，根据各家人口多少分过年的鱼，每家少则几十斤，多则上百斤。从鱼塘抽水开始到最后抽干，再到家家户户分鱼需几天时间，我们这些小孩子全程“凑热闹”，品尝其中的乐趣。

在乡村，一过腊月二十三这个小年，过年就算真正开始了。

在我们那乡村，腊月二十三这天，家家除祭灶外，还要制作一种叫“粑粑”的食品，外面是粳米粉和糯米粉包着，里面是用肉菜合成的馅子，极像包子，烙熟后美味十足，有的人家做得多，一直要吃到过年，放在稀饭里煮着吃，放在烧火的柴洞里烧着吃。此外，腊月二十三过后，家家就要开始“扫尘”了，清理家里不要的东西，将屋内墙壁的灰尘全部扫净，干干净净迎接年的到来。

腊月里，已放假的我们这些中小学生，赶紧将寒假作业写完，轻轻松松好过年呀！

儿时乡村的腊月，是收获的腊月，欢乐的腊月，脸上绽满笑容和希望的腊月……



趁着没结冰，再痛快飞翔一次。
郭永路 摄

祝福新年

□胡巨勇

时钟的滴答
是岁月踏在心上的足音
唤醒千年的梦
匆匆离去的回忆
如撕下的日历
与过去的
成与败 甘与苦
作一次清零

轻轻把梦想播种于时光之园
期待 梦之光
耀照明天的现实
抽出心有所想之芽
结出行有所为之果

请相信
每一种等待
都会穿透黑夜里冰冷的迷茫
每一种付出
都会收获阳光里绽开的笑脸

祝福新年
让我在午夜
挥手与旧日告别
祝福新年
明天的愿景
将由你我
用努力去定义

@给新年点赞

□胡巨勇

把一年的掌声和收获交给记忆
把曾经的经历和足迹留给历史
岁月的脚步
又将抵达触手可及的春天

新年，花一样的绚丽
新年，画一样的迷人
新年，梦一样的精彩
给新年点赞
祝福是破晓而生的风景
有着时间的厚度
能唤醒所有的期待和守望
给新年点赞
执着是打磨永恒的坐标
有着火焰的光芒
能爆发积蓄已久的能量

给新年点赞
用情的笔端为愿景写真
用爱的笔触为信仰抒情
给新年点赞
用信心开垦时间的荒地
在生活的方格上
创造无比辉煌的奇迹



我的闺蜜是广场舞大妈

□王子华

这几年，觉得身体好像虚了很多。老公说我锻炼少了，可这也没办法，有工作有家庭哪有时间去锻炼。老公建议我每天晚上下楼去跳广场舞，我顿时有些纠结，和妈妈们一起跳舞，感觉自己似乎也跟着老了。

“你现在这身体还不如妈妈们呢。”老公揶揄道。想想也是，那些大妈走起路来可都是脚上带风的。当天晚上，我便混入了大妈们的队伍，大妈们也挺高兴，说我的加入使队伍更年轻了。而渐渐的，我发现我最有收益的却不是身体上的健康，而是大妈们的经验和智慧，因为她们的出谋划策，生活上的很多问题，竟轻易地迎刃而解了。

不久前的那个周五，我下班后去探望我妈，也跟老公说好了，让他下班后过去吃饭。可是等到饭菜上桌了，老公还是没到，于是我气得直接坐公交车回家了。路过广场的时候，正在跳舞的王大妈见我一脸的不高兴，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忍不住把事情经过跟王大妈说了一下，没想到王大妈却说：“他肯定是有事才不去的。”

“有事为什么不能打电话跟我说一声呢？”我不理解，而且还更委屈。一旁的李大妈乐呵呵地说：“那肯定是没办法打电话呗。”我一愣，想想也有这个可能，我打电话给他一直是关机，就想着他肯定是嫌我烦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我看到老公的车缓缓开进了小区，王大妈赶紧推着我：“好好问问，千

万别发脾气。”

我走到老公的车边，他一脸郁闷地下车，也没向我解释。见他这样，我的火气“噌”地就起来了，可却看那群大妈们纷纷冲我摇头摆手，便深吸了一口气问道：“你怎么这么晚回来？什么事耽误了？”老公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跟王大妈说了一下。“我心一惊，赶紧问老公有没有事。”

后来老公跟我说，他就是为了赶着要去我妈家，才不小心和别人的车碰了，而且手机恰恰又没电。“本以为你会跟我吵，哪知道你一句埋怨都没有。”老公不好意思地拥着我，不禁想，幸好有大妈们，否则我还不知道怎么收场。

事后，我特意感谢大妈们的提醒，大家都爽朗地说：“没事，我们也都是从那年纪走过来的，以后碰到这种事，你得在中间圆场，在你爸妈面前帮他找理由，可千万别这样跑回来。”我听了很是惭愧，我那天的行为的确让我爸妈很不安，一晚上打来几次电话，问我们有没有吵架。

我越来越发现大妈们的好，她们教我对婆婆要“狡诈”一点，不要买太贵的东西，但得经常买；对儿子别太严厉，童年很重要，但原则性的问题不能让步；对老公温柔一点，这世上没有谁一定要对谁好……在大妈们的指点下，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，精神和身体状况也好了很多，当有人向我取经的时候，我不免骄傲地说：“因为我有一群大妈当闺蜜。”

当马小军老了，就成了王朔

□余锦雄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那时的冯小刚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美工。而当时的王朔则是炙手可热的作家、编剧和导演。据说当年冯小刚为了搭上王朔这条线，什么死缠烂打的招都使出来了，圈内人后来评价冯导：“什么都肯做的人”。虽然二人后来因为一些讳莫如深的原因一直若即若离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王朔的确是把冯导扶上正路的贵人，成名后的冯导也对王朔保持了必要的尊敬。多年以后，冯导和王朔一起走路时，冯导都会一惯地弯着腰跟在后面，就像《老炮儿》中提得最多的台词：规矩，“顽主”王朔教给他的！

冯小刚第一次主演的电影，就是王朔导演的《我是你爸

爸》，电影中他演马小军的爸爸。所以基本上可以说，老炮儿就是当马小军老的时候变成的那个人，就是王朔，几十年前的一台戏不经意地演到现在，转来转去还是原班人马。

老炮儿打小就生在红旗山下，红色情结是很多小炮儿过不去的坎儿，包括正义、解放、秩序的基因已经不可避免地移植到他们的血液中了。当然，他们还像王朔小说里的混混一样“动物凶猛”：街头打架群架，找“小蜜”儿，对着走过的女性冷不丁地集体哄笑。

老炮儿吹杀一生，也有佛前滚鞍下马的时刻，就像成天把粗话挂在嘴边撵也撵不走的王朔，却不敢出席女儿的大婚典礼现场，因为他真的会流泪。

盘点一下《老炮儿》中六爷的生活圈子：银锭桥、鸡儿朝

同、后海地安门，这是马小军们躁动的青春无处安放的地方，也是北京城最土著的地带。马小军或王朔们在那里骄横了一生，就像今天的富二代们飙车玩小妞一样，他们都有各自的江湖道义。

《老炮儿》之前，冯小刚在其他的戏中出场的机会的确不少，但大多是一些轻浮夸张的丑角形象，就像摆盘里的最引人关注可是明显不是给人吃的水果，一瞬间让人眼前一亮一下，但马上就黯淡下来。比如《功夫》里的那一句夸张的“还有谁？”《让子弹飞》中令人陶醉的唱出的“送别”。但是让他演王朔，这事他还真的拿手！当年郑晓龙向王朔推荐冯小刚时就说过，冯小刚写的剧本最像王朔，可以想象他把王朔暗地里揣摩了多少次。

但是有一点冯小刚还是学不会，就是王朔这样的“顽主”身上的那股与生俱来的妩媚劲。网上扒过一段视频，王朔在现场斥责某报纸挑拨他和杨澜的关系，满口脏话的同时，兰花指、叉腰肌、娘娘腔全使出来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王朔，真正的老炮儿！所以回头再看冯小刚的表演，就看出其中一些倚老卖老、又老又硬的东西。《老炮儿》抓住了冯小刚脸孔到形体上的衰老和压力，就连最后滑下了巨大的泪水也像是怦然作响，电影的张力是有了，但是整体的性格还是有些单一。

就像我们看王朔，我们看出了“痞子气”，看出了才华和粗口，但是他也有为女儿写最蹩脚的散文，现场斥责别人时又着腰把自己拧成一枚粗短的圆规的时候。